



八惡人 行經人間極惡之地

2016-12-16 記者 李瑞彥 文

鮮血與煙硝瀰漫在米妮服飾店，這棟被暴風雪孤立於世界之外的小木屋中。暴露的陰謀與心計令惡人們相恨相殺，通往生存的道路只能透過堆砌屍體來打造。如此情景下，善惡與公義的辯證，都不比一聲槍響來得貫耳。而從倒地屍首泊泊流出的，是濃稠如血的人性嗟嘆。



「八惡人」的復古風手繪電影海報。(圖片來源/IMDb)

論「八惡人」的復古與創新

鬼才導演昆汀·塔倫提諾(Quentin Tarantino)所執導的第八部作品「八惡人(The Hateful Eight)」，延續其一貫的黑色幽默劇本風格與暴力美學，以美國南北戰爭過後為背景，描述了一個正義如何在一群比下有餘的惡人之間獲得伸張的故事。若是觀賞過昆汀先前作品的觀眾，勢必對他擅長的非線性敘事手法感到熟悉，然而又會折服於「八惡人」一片如何將敘事手法融入電影架構中，創造出與眾不同的觀影體驗。

用「舞台劇式的電影」來形容「八惡人」，並非指日劇演員時常出現的舞台劇式表演手法，而是其綜合了場景設計、攝影運鏡、角色塑造及後製剪輯所呈現出的結果。將近三小時的片長卻僅有兩個主要場景：暴雪肆虐的室外，及惡人們相互廝殺的室內。在如此限縮的場景空間中，角色之間的對白及互動設計自然成了支撐起電影張力的梁柱。除此之外，將電影分為六個章節並以字卡下標題，搭配上插敘、補敘以及時不時出現的旁白。「八惡人」特意讓觀眾意識到自己在觀賞一齣戲劇，從而使電影中誇張的對白及角色行為產生娛樂效果。為了營造貫穿全片的老舊西部片風格，導演全程使用70釐米底片拍攝，還請來曾為「荒野大鏢客(A Fistful of Dollars)」，「新天堂樂園(Nuovo Cinema Paradiso)」等影史經典作曲的電影配樂大師顏尼歐·莫利克奈(Ennio Morricone)為其譜曲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性別書店房主 蔡善雯
- 柴伊恩 冒險家式的教學
- 微創曙光 達文西手術系統

總編輯的話 / 何書馨



喀報第256期頭題為影評「八惡人行經人間極惡之地」，本期有多篇貼近生活的報導，包含智慧安全帽的發明與藍光危害的科技新知，以及聚焦於獨特個人經歷的人物特寫，值得讀者細細品味。

本期頭題王 / 李瑞彥



媽我用影評上頭題了！

本期疾速王 / 涂湘鈴



高雄的孩子，但曬不黑，有著過度狂烈的內裏，異常的潔癖，靈敏的感性，努力把飄絮的思緒化成有溫度的文字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八惡人 行經人間極惡之地
李瑞彥 / 影評



柴伊恩 冒險家式的教學
洪子婷 / 人物特寫



綠光青春
郭宜婷 / 自由創作



轉彎 走入夜貓子電影院
王羽廷 / 人物特寫



熱舞派對 歡欣落幕
吳偉立 / 照片故事



鮮血、槍枝、納粹，以及昆汀和他的底片攝影機。（圖片來源/Laughing Squid）

借古諷今 從戲裡到戲外

若要探討「八惡人」中的「惡」，得先了解導演在角色中置入的巧思以及欲透過他們傳達的議題。當劇情開展，角色之間的互動就激盪出各種立場與價值觀念的衝突。全片戲分最多的賞金獵人華倫（Warren），身為一名自由黑人，曾在南北戰爭時立下戰功，還隨身攜帶林肯總統親筆寫給他的信；同為賞金獵人的約翰（John），擁有美國白人的優越心態，卻因認同林肯總統而說服自己接受華倫為伴。電影開始不久，押解著重刑犯的約翰讓華倫上了馬車一同趕路，便鋪墊下了白人優越與黑人求生的衝突線。飾演華倫的山繆·傑克森（Samuel Jackson）是昆汀電影的老班底，於此片中再次發揮他外放的演技，詮釋出為大局所迫的反英雄形象。

與種族議題可說是一本同源的南北戰爭，在片中不僅是個背景設定。當華倫在客棧「米妮服飾店」內刻意激怒退休南軍將領史密斯（Smithers），好以自衛名義除之後快，昆汀藉由南北對立的衝突，包裝起現今美國社會中仍然敏感的黑白人種問題。有趣的是，劇中最不可能和華倫並肩作戰的角色，仇視黑人又身為南軍後裔的小鎮警長克里斯（Chris），反而成了最後站在華倫身邊的人。暴風雪中的客棧正如同一口大悶鍋，將無處宣洩的仇恨和算計加壓，最終化作具體的暴力行為。但是，角色之間的化學作用豈止是仇恨那樣簡單，惡人們為了利益、為了生存而做出的選擇看似令人跌破眼鏡，卻是真實世界的鏡像。在求生的關口前，活過當下之外的顧慮都是多餘的。



華倫（左）與克里斯（右），圖為70釐米底片的真實長寬比。（圖片來源/IMDb）

要反思正義 先直視罪惡

雖說片名叫做「八惡人」，但本片並非圍繞著八位等罪惡人的群像劇，片中仍然存在一位實質意義上的反派，重刑犯黛西·多摩格（Daisy Domergue）。身為眾惡人間唯一的女性要角，原本將被帶到城鎮接受絞刑的黛西為了逃脫而佈下陰謀，成了讓客棧淪為人間煉獄的導火線。事實上，所有角色內心的仇恨與敵視都圍繞著黛西而被觸發；一個毫不掩飾自身罪惡的存在，逼出了其他角色潛藏的「惡」。賞金獵人的自傲與自私、警長牆頭草的小人性格、黑人的自卑情結與為了生存所犯下的必要之惡，一切都在限縮的空間中被放大檢視。在槍火爆發、人命逝去的同時，導演也對觀眾拋出了個大哉問：究竟誰才有權決定他人生死？

公刑與私刑的辯證，是本片在善惡之餘探討的另一主題。手握標記著生死皆有賞的通緝單，賞金獵人約翰仍然選擇長途跋涉將黛西交由處刑人予以絞刑，是出於對自己能力的自豪，卻也令他在陰溝裡翻了船。面對比自身還要邪惡的事物，人是否就擁有了制裁的權力？正義的伸張究竟該透過律法，或是迎合觀眾胃口的詩學正義，相互殘殺的惡徒們無暇顧及；然而在渴望見到惡人相殺的觀眾眼裡，私刑僅僅是為了創造娛樂效果而被動用。電影末尾那吊掛於木屋梁柱上的絞繩，或

許象徵著天理昭彰的正義，卻在晃動的吱嘎聲中透露出司法頹落的孤寂。



演員查寧·泰坦 (Channing Tatum) 也在戲中軋了一角，扮演使劇情逆轉的關鍵角色。(圖片來源/IndieWire)

以鮮血之名 傳達惡的反動

昆汀·塔倫提諾的電影素來以限制級的血腥場面著稱，若單純以場景及美術設計的技術層次來檢視「八惡人」，此片在國內外許多評論圈都獲得了「藝術品」的美稱。然而，暴力及血腥的呈現畢竟違反善良風俗，在限制級的框架下，電影本身似乎也被貼上娛樂特定觀眾群、以驚心場景來製造話題的標籤。在藝術與娛樂價值的平衡之間，過量的聲光刺激是否為傳遞訊息的必要手段，每位導演都有各自的考量。可以肯定的是，「八惡人」的確帶來了充足的娛樂性，並且令人讚嘆電影的設計及置入的議題省思。或許，反倒是觀影者應該提升個人素質，來正確檢視一部電影的觀賞價值。

在電影的末尾，克里斯親手揉掉了那封林肯總統的信，彷彿在宣告華倫從此不必活在種種束縛與陰影之下。以極端的惡來喚醒沉睡的良善與公義，「八惡人」所闡述的故事不在其惡，而是一記給予沉淪其中之人的當頭棒喝。當戲裡的惡人們終結了殺戮，戲外的觀眾也被逼著審視了人性的缺陷，再無理由逃避。



藍光危害知多少

3C產品充斥現代生活，無形的藍光危害無所不在。消費者在了解何謂藍光的同時，更該養成使用科技產品的正確習慣。

[前往 Facebook.com](#)

▲TOP